

新華社記者

難忘高原歲月

NANWANG GAOYUAN SUIYUE

西藏人民出版社

难忘高原岁月

——新华社记者 在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叶建华

封面设计:丹 朗

难忘高原岁月

——新华社记者在西藏

新华社西藏分社 50 年编委会 编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汉编室排版

西藏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75 字数:240 千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1—1,000

ISBN7-223-01379-6

Z·104 定价:12.80 元

序 言

50年前,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进程中,诞生了新华社西藏分社;在50年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中,造就了雪域高原一代代新华人。

50年来,一代代民族不同、籍贯不同及语言不同的新华人走上高原,为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为了西藏的繁荣进步,为了新华社的事业发展,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相濡以沫,携手共进,用手中充满激情的笔墨,真实地纪录了西藏高原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50年来,一代代新华人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这块神奇的高原上。无论是藏北大草原还是藏东高山峡谷,无论是雅鲁藏布江畔还是珠穆朗玛峰脚下,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在交通不便、地形险峻、高原缺氧的艰苦条件下,以对党的新闻事业的不懈追求和顽强拼搏的精神,面对艰苦而勇于吃苦,写下了大量鲜活的新闻作品,写出了许多无愧于时代的名篇佳作。

50年来,西藏分社也伴随着新华社的事业发展和西藏的繁荣进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笔纸到电脑、到因特网,但不变的是作为新华社记者所应具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变的是作为新华人追求真理和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我曾是新华社边疆分社的一名记者,也曾在西藏自治区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我赞同这样的观点,在新闻报道工作上,没有落后的地区,只有落后的记者。西藏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新闻资源却十分丰富,问题是我们善于不善于把它开发出来。开发出来了,就有大量的新闻。实际上,越

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够培养人和锻炼人。曾在西藏分社工作过14个春秋的已故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同志就是在这片厚土上成名的。这也充分说明,在艰苦地区分社,尤其是边疆分社当一名新闻工作者,不仅能够有所作为,而且是大有可为的。

书中收集的50多篇文章,记述了在西藏工作和生活过的记者的成长喜悦和奋斗艰辛,充满了他们对西藏的热爱之情。该书结集出版,对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西藏的成功实践,了解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族人民对西藏的关心和帮助,大有裨益。

田原

2001年8月27日

(序言作者系新华通讯社社长)

目 录

1	序 言	田聪明
1	西藏十年间	郭超人
9	情系高原的老记者赵慎应	张晓健
14	雪域鸿爪	林 田
33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经受洗礼	景家栋
41	阿妈,扎西德勒!	陈家璘
48	我从北京送电台到拉萨	程明文
51	西藏难忘的记忆	格 来
55	高原风光无限好 难忘西藏浓浓情	贺灿永
59	在驱散乌云见太阳的日子里	马宁轩
68	难忘琼结社教八个月	许一鸣
76	拉萨“3·5”骚乱中的记者	柴怀吉
83	拉萨,难忘的一天	景如月等
92	忆在西藏分社的往事	洛桑益西
98	山南农村采访随感	马竞秋
102	抹不掉的记忆	金嘉声

114	笨鸟先飞	袁光厚
121	我们播种爱情	少 山
126	足迹漫忆	顾绶康
137	西藏——新闻的宝库	陆国元
141	到“无人区”去	衡志诚
144	藏汉人民亲加亲	郭有瑞
148	历尽艰辛方显记者本色	郭有瑞
153	怀念西藏战友	彭占魁
155	难忘酥油奶茶香	谢邦民
162	骑马西藏行	赵文泉
165	难忘西藏高原四月情	彭自襄
171	一次难忘的科学之旅报道	蒋顺章
174	西藏高原采访琐记	夏 林
180	1990 年我在藏北的几次采访	刘 伟
184	八千里路风和雪	张春保 江佐中
189	从人间天堂到世界屋脊	朱国贤
193	新华社记者们在西藏人民心中	宁世群
199	蓝天 雪山 绿草地	多吉占堆
208	三代新华人留在珠峰的足迹	多吉占堆 薛文献
215	无悔与“苦”抗争	朗 杰

221	青藏公路摄影报道的一点体会	土 登
224	几件小事 几点想法	王永治
230	他们战斗在世界屋脊	谷 原
233	难忘“无人区”之行	唐召明
237	2001年西藏对外报道随感	韩 松 多 穷
250	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历险记	索朗罗布
257	乐在苦中	尕玛多吉
262	历史的瞬间	觉 果
264	灾情令我放心不下	陈 江
269	西藏知苦乐 无悔添豪情	李京华
275	在珠穆朗玛的日日夜夜	薛文献
283	我是珠峰“发稿人”	小土登
289	高原“红景天”	孟 唤
291	难忘曲吉麦	马书平
295	拉萨——我的人生驿站	巫奕龙
297	在藏一年	裘立华
300	我与西藏结缘	段 博
302	在西藏当记者	刘喜梅

西藏十年间

郭超人

要过冰雪的台原，
请找北方的羚羊。
要寻温暖的河滩，
去问南飞的大雁……

——摘自西藏采访笔记

一个从风浪中归来的海员，即使不能献给你远方的珍宝，至少会带来大海的回声。一个翻山越岭的探矿者，如果无法为你提供稀有的矿石，大约总会带来大自然的气息。而我，一个在“谜”一样的西藏高原送走了自己宝贵年华的新闻记者，确实难以回答我能给你一些什么。

此刻，当我应出版社之约，着手整理自己青年时代在西藏采写的一页页已经发黄的文稿时，我心头不时涌出这样的思绪。这决不是人们照例的谦虚，也不是那种永不自满的人们的自责。在我心头萦绕不散的是一种难言的感慨、惶惑和不安……

应当承认，历史是极其宽厚地给了我充分的机遇的。如果是一只鹰，头上有可以展翅高飞的蓝天；如果是一匹马，面前是可以纵横驰骋的草原。正当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在不断积聚力量，以挣脱封建农奴制度枷锁的前夕，作为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记者，党把我派到了西藏，让我直接参加了一个古老的民族为完成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所进行的曲折的斗争。我以难以压抑的愤懑之

情，目睹了勤劳、憨厚的西藏人民是怎样遭受屈辱和苦难的；以后我又以无法形容的喜悦，迎来了百万农奴以摧枯拉朽之势，埋葬农奴制度的暴风骤雨。尽管我曾用自己生命的最大热力从事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进行采访报道，我的某些报道也赢得过一些读者的热情鼓励。但是，回头来看，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缺乏诗人的那种文采，无法讴歌那激荡人心的时代风情；我又缺乏画家的那种技艺，难以描绘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我留给人们的只有一颗炽热的跳动着的赤子之心……

从1956年秋季进藏，到1966年夏季被迫停笔，这10年间的历史，对于我来说，短促而又漫长。从时间观念上说，像行云流水一样过去的3600个日夜，不过占我已经送走的生命的五分之一；但从它给我留下的记忆来说，却融贯着一个民族从衰败走向新生的完整历程，而且时间过去得越久，留给我的印象愈深，启迪愈多。

记得我抵拉萨不久，便只身去后藏日喀则地区采访。我沿着年楚河畔的驿道，一直追溯到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感谢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支持，借给一名粗通藏汉两种文字的藏族翻译，我们一道骑着马跋山涉水，走到哪里就在那里搞社会调查。一个个农奴主灭绝人性的罪行，一户户农奴和奴隶的血泪家史，使我第一次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农奴制度”这具早已被人类历史淘汰的社会木乃伊的原形。这种制度所特有的黑暗、残酷、野蛮的社会现象，每日每时都出现在我的身旁。它们像一块块烧红的烙铁一样，炙刺着我的眼睛，烤烫着我的心灵，使我毛骨悚然，使我坐卧不安。有一次，我从江孜地区一座大庄园旁边路过，目睹庄园门口两根粗大的木桩上捆绑着一位老人和一位少女，几个凶神恶煞的藏兵正轮流用皮鞭抽打他们赤裸的脊背……那时，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是，在西藏上层没有必要的思想准备以前，暂不实行民主改革，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不许直接干涉西藏地方政府的事务。我虽然用一个青年人难以避免的鲁莽行动制止了藏兵们的鞭打，但我知

道我并不能彻底免除那位老人和少女的苦难。也许在我离开以后，他们会遭到更加严厉的惩罚。很长时间过去了，我总是忘不了那皮鞭在空中的呼啸声和少女凄惨的哭叫声，那声音曾多少次使我从恶梦中惊醒。又一次，我正在雅鲁藏布江边的一个小集镇采访，遇到了两个蓬头垢面的乞讨者。一个是高个子，他的两只耳朵被连根割掉了，只剩下一圈高低不平的黑色疤痕，当别人同他谈话时，他不得不用两只手掌放在耳门边增强听觉。一个是矮个子，他的两腿短小而弯曲，因为他的脚筋被割断了，只好依靠两个木棍的支撑行走。由于语言障碍，我们无法交谈。但从翻译的简单介绍里得知，高个子由于“听到了‘主人’不许他听的话”，矮个子“走进了‘主人’不许他去的地方”，按照西藏《十六条法典》的规定，受到了相应的刑罚，并被赶出庄园，成了没有“主人”的流浪汉（按照西藏《法典》的规定，没有“主人”的“贱民”比有“主人”的“差巴”的社会地位还要低一等）。我除了把身边仅有的一小袋酥油和糌粑送给他们以外，我无法给他们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只有眼睁睁地望着那两个残疾的躯体艰难地远去。这些萍水相逢的西藏农奴制度下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形影，像金石镂刻的浮雕一样，长久地在我眼前晃动，怎么也无法将它们驱散。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策规定，我无法用宣传报道来表达我的满腔愤怒，我默默地盼望和等待，总有一天，摧毁这万恶的农奴制度的革命终将到来，那时我将理直气壮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揭露这一切，控诉这一切……

藏历土猪年（1959年）3月10日深夜的枪声，揭开了西藏反动农奴主全面发动武装叛乱的序幕。美丽的罗布林卡变成了指挥叛乱活动的大本营，雄伟的布达拉宫被当做攻击人民解放军的制高点，古老的大昭寺和小昭寺被用来做枪杀汉族干部的桥头堡。打着各种旗号的叛匪像一群发了疯的野兽一样倾巢出动，他们焚烧学校、抢劫商店、炮轰邮局和医院，向一切机关和部队发动了全面

进攻。这一小撮里通外国的叛乱分子，以为用血腥的屠杀就能遏制西藏人民谋求彻底解放的正义事业。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他们的行动从客观上加速了西藏历史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员的领导下，西藏各民族人民盼望已久的民主改革运动提前到来了。当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被迫平叛的号角一响，在短短几十天时间中，广大受压榨受奴役的西藏农奴和奴隶们，便冲出了牛棚和马圈，监狱和地牢，庄园和寺院，英勇地投入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埋葬封建农奴制度的斗争……

这是一场多么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性的变革啊！世代被人当成骑马墩的奴隶，第一次骑上了自己的高头大马；祖辈任人横加宰割的农奴，第一次成了地方政权的领导人；长期风餐露宿的人们，第一次搬进了老爷们的高楼大厦；一直沿门乞讨的人们，第一次分得了田地，有了自己的收成。在那扭转乾坤的日子里，从冈底斯山麓到雅鲁藏布江两岸，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热烈、奔放、如醉如狂的欢乐情景。在山南地区的大庄园里，入夜以后便升起了一堆堆冲天的火光，那是人们在焚烧曾像毒蛇一样吮吸他们血汗的各种契约和高利贷债券；在拉萨河谷的千里平畴上，天不亮就响起了震天的锣鼓声，那是人们在庆祝自己分得了胜利果实。到处是人山人海。人们捧着哈达，背着青稞酒桶，喝着酒，唱着歌，跳着舞，从深夜一直到天明。有些人嗓子唱哑了，有些人腿跳肿了，仍然不愿意停息下来。几十年几百年被禁锢的热情终于像江堤决口像火山爆发，变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摧毁旧世界、开辟新天地的无穷力量……在一次次采访活动中，我同藏族人民一起控诉农奴制度的黑暗和罪恶，一起欢庆一个幸福的新西藏的诞生，我们时而呜咽垂泪，时而喜笑颜开。那一位位慈祥的老阿妈，一位位刚健的老大爷，还有那粗犷豪爽的青年牧人，长袖轻盈的活泼少女，他们既是我采访的对象，又是我难忘的战友。当我重新翻开记录着自己这段经历的一页页文稿时，以往的一切又在我眼前涌现……

在人民解放军被迫平叛以后，我曾奉命到烽烟弥漫的藏北草原采访。我是沿着一股无恶不作的武装叛匪溃退的路线前行的，一路上迎接我的是一片大屠杀、大破坏之后的凄惨景象。那伙衣冠禽兽一面打着“保卫宗教”的旗号，一面肆意抢劫寺庙，集体奸淫僧尼；一面高唱“保卫藏人”的滥调，一面焚烧牧民帐篷，用各种酷刑杀害无辜牧人。那一桩桩野蛮、残忍、血腥的罪孽，使一切有人类良知的人都为之发指。在黑河（那曲）县附近的一个部落里，我访问过一个来自西藏东部丁青三十九族牧区的青年牧民。这个名叫布德的年青人的可怕遭遇，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仿佛把我带进了一个神话中鬼怪横行的地狱。由于布德坚决拒绝同叛匪合作，叛匪便挖掉了他的双眼。挖掉活人的双眼，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们来说，也许很难令人置信，然而确实是摆在我眼前的血的事实。我的心好象就要爆裂，我的手在不停地颤抖，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无法用文字记录布德向我哭诉自己受害的详细过程。虽然我很快就在一篇新闻通讯里为布德的苦难进行过控诉，但我终究未能用冷静的笔墨将叛匪这种灭绝人性的罪行原原本本地揭露出来。我无法进行过多的构思，写作技巧也谈不上，整篇通讯的文字可说是幼稚而粗糙。对这一切我都没有在意，我只知道自己的感情是炽烈的，爱憎是鲜明的，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新闻记者的新闻报道，而是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心灵的呼号……

在那天翻地覆的年代，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莫过于在山南采访的日夜。山南是西藏藏族的文化发祥地。许多神奇的传说，描绘了它的灿烂文明；许多古老的史籍，记录了它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但是，对于西藏人民来说，山南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一小撮反动农奴主进行垂死挣扎的最后一座墓地，是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奋起推翻农奴制度的第一个战场。早在西藏地方政府公开在拉萨发动武斗暴乱以前，一个由最反动的农奴主分子组成的反革命组织就首先在山南燃起了背叛祖国的战火。他

们在山南南部的哲古湖一带建立“根据地”，设置空投场，接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军事援助。他们开始还只限于断绝公路交通，伏击人民解放军和进藏汉族干部，最后竟发展到纠集一批亡命的匪徒公然包围和进攻中共山南分工委机关。在这里工作的藏、汉族共产党员们凭藉临时抢修起来的围墙和壕堑，同叛匪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敌人猛烈的火力封锁，使人们无法走出机关大门一步。大院内几丈深的水井吃干了，只能利用夜幕的掩护冲到附近雅砻河去抢水，有时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就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许多跋涉千山万水从内地步行进藏的汉族老同志，许多刚刚冲破农奴制度的罗网投身革命的藏族青年人，怀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坚持战斗了74天，直到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的赶来。面对着弹痕累累的围墙和壕堑，我怎么也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我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在两天两夜中赶出了一篇两万字的类似报告文学的东西。但是，出于当时宣传报道策略上的考虑，这篇手稿虽几经修改，却一直未能找到机会公开发表。以后在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劫难中，被当成“黑帮分子”的“罪证”查抄而不知去向。现在辑录在本书里的只是一组有关山南社会生活的正面报道，基本上回避了那段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其实，在西藏那场震撼人心的巨变中，从城市到农村，从山村到牧场，每日每时都有多少风雷激荡的事件和场景，有多少光彩夺目的人物和情节，值得人们去讴歌和赞颂啊！我曾经常设想，如果有时间作冷静的观察，从容的思考，仅仅将上述的这些素材加以搜集、整理，就可能成为反映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史诗般的作品。然而，遗憾的是我未能做到这一点。回想在西藏度过的那些日子，作为一个记者，我并不懒惰，也多次进行过尝试，但终究未能如愿，原因之一是找不到足够多的时间。那时，几乎每天都处于极度的忙乱之中。在匆忙中接受任务，在匆忙中跋山涉水，在匆忙中采访

写作。采访前无法作充分的准备和酝酿，在动笔时又来不及作周密的构思和打磨。有时干脆坐在发报机旁写作，写一页发走一页；有时只能采用口述，直接由译电员译码上机电发。我一直在等待机会，使我能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让我尽可能写一点经过深思熟虑的作品来！

然而，一晃 10 年过去了。接着便是众所周知的大难临头，不久便被迫告别西藏。我始终未能得到过这样机会，也始终未能写出比较成熟的作品来。在这里能献给读者的仍然是一些在匆忙中采访、在匆忙中写出的东西。既没有什么闪光的思想，也没有什么惊人的妙句，只不过是一个记者在新闻报道范畴内所能够提供给读者的东西。但尽管如此，作为西藏社会这场伟大变革的一个目击者，我的报道也就不能不得天独厚地为读者保留了某些历史活动的起初记录，某些社会生活的现场素描，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西藏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风风雨雨，可以听到西藏人民搏击的呐喊和欢歌。特别是当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的时候，也就更加显得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这本书也许还有它存在的价值吧！

再过几个月，1985 年就要来临了。到那时，标志西藏进入民族区域自治新时代的西藏自治区，就已成立 20 周年了。在这 20 年中，西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虽然蒙受过沉重的灾难，经受过重大的曲折，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引下，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进行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宏伟建设，西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到处呈现出奋发向上、生气勃勃的动人景象。我的这本书当然无法概括西藏今天多彩多姿的风貌。我不敢把这本书作为礼物献给西藏人民，但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能给西藏人民带去我的感激，我的怀念。我感激西藏人民在我的青年时代对我的哺育和培养，支持和帮助；我怀念那些勤劳忠厚、热情好客的父老兄妹，那偏远山村的炊烟，那辽阔草原上的牧笛，以及我自己在那

里度过的美好的时光……我感激这一切，怀念这一切。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此文选自郭超人《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

情系高原的老记者赵慎应

张 晓 健

他是第一个报道解放军进藏部队抵达拉萨的记者；他是 1959 年平息西藏叛乱和民主改革的见证人；他伴随西藏解放、发展历程的风雨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年华；他在古稀之年，仍魂牵梦绕着这片雪域高原，用饱经风霜的笔记录着西藏的沧桑巨变，为她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歌唱。

他，就是新华社原西藏分社社长、总社国内部副主任，离休干部赵慎应。

这是北京初秋的一个上午，炎暑已经消褪。老人安祥地坐在书桌旁，面带和蔼的微笑，向我叙说着他那漫长的新闻之路。

初次进藏采访的苦与乐

赵慎应出生在黄河边上的河南省孟津县。中学时代在洛阳师范读书时，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中的活跃分子。1948 年春，赵慎应到解放军第四兵团分社作了记者。西南总分社在重庆成立后，社里很重视对青年记者的培养，在总分社领导的帮助下，他逐渐认识到新闻记者政治责任的重大，深深地爱上了这一行。

1951 年 6 月正在当时西康省第一届各民族人民代表大会上采访的赵慎应收到总分社的一封加急电报：“立即返回总分社！”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在北京签订，他以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特派记者身份随 18 军踏上了赴西藏